

旅行後的落葉生根 攝影鏡頭下的紐約


Returning home After Traveling

New York under the Lens of Camera

吳依純

Yi-Chun WU

Lois Greenfield Photography Studio 新進攝影師



身為一個攝影師，一個旅人，都在樂此不疲的尋找，生活的連結、驚奇、敬意與真誠。好友都描述我，像是個吉普賽女郎，到處飄蕩居無定所，個性中那分不安於室，喜愛追逐自由空氣與不受限制的思想空間，讓我結合旅遊及攝影。期許自己藉由攝影，去傳達生活的喜怒哀樂及多元文化的生活智慧。

1999「旅人」攝影：以誠懇的姿態去興起

依稀記得第一次當旅人，踏上「紐約」這塊土地，我隨即愛上這裡的這種「自由自在、無拘無束」，也因此認識了我的第一任男友。之後，我每隔半年來到這裡尋求遠距離愛情的慰藉，另外六個月在台灣的生活，彷彿只為了等待而依存著。這樣的情形延續了四年，第一任男友在遠渡重洋的電話裡宣告分手。卻也因此，讓我和紐約結下不解之緣。

在紐約，與其他地方不同，很多不一樣的文化會不斷的在眼前上演。不一樣的人種、各式不一的階級、不同個性的人，似乎都有各自可以發揮的舞台空間。文化的多樣貌與種族的多元性，讓紐約深深吸引著我。這裡，隨時在街頭上演著兼容並蓄、有容乃大，在在證明了何謂超級民族大熔爐？想在世界上找比紐約更多的雜燴人種嗎？找不著了吧！



圖1

這張街頭的一角（圖1），是在2000年8月一個週末的跳蚤市場拍攝，顯露出紐約客的愜意與多元。在這樣的午後、隨性的街頭，遇見一位許久不見的好友，是多麼讓人意外與驚喜！



圖2

初訪紐約的我，在上班族下班傍晚的繁忙時段，在中城區的麥迪遜大道（Madison Ave.）拍攝到行色匆匆的上班女郎，正走過投影在地面上的時鐘刻度（圖2）。一時讓我想起，好熟悉的身影，就如同台北東區的人潮。只是，這投影式時鐘，在突顯出大蘋果都會的急切與奔波之餘，更添一分生活隨喜與藝術氛圍。



圖3

2002年2月在東村，第一次踏上911事件後的紐約（圖3）。這時候的紐約，滿是傷懷與失落，然而，紐約人還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現出對雙子星大廈（The Twin Towers）的熱切思念。在紐約市區有許多風格獨具的壁畫創作，但是這幅卻以紐約客（New Yorker）獨到的幽默深深感動著我。以往，它是曼哈頓夜裡繁星派對中，最閃耀亮麗的東道主。現在，雙子星大廈的璀璨身影依舊閃亮在紐約人的心中。

2003「學人」攝影：在規律的生活中去尋找

五年前的遠距離戀愛，讓我身心俱疲。雖然，景物依舊的都會、人事全非的戀情，讓我受盡煎熬，但是，憑著「在哪裡跌倒就得在哪裡站起來的信念」，我仍依照原訂計畫到紐約攻讀碩士學位。選擇到紐約來留學，雖花比別人更多的生活費，在學校課業之餘，我一如往昔隨身帶著相機，企圖去尋找拍攝紐約多元文化的不同面貌。藉由不斷的思考及嘗試不同的拍攝角度，發覺生活的潛能及存在的驚喜，更藉此自我療傷，等待傷口的癒合。

雖然我每天必須穿梭在碩士班課業與圖書館苦讀之間，所剩下的時間寥寥無幾。慢跑的路途中，搭乘地鐵與公車之間；轉場於學校、工作、公寓之間，都是我拿著相機捕捉生活精采事物的絕佳時刻。即使只是在街頭閒晃，季節的更迭述說著紐約的各種故事！



圖4

2003年11月，靠近第34街的地方。在紐約公立圖書館的學校課業訪談結束後，拖著疲累的身軀，驚覺紐約的夜晚還是讓人如此心醉，我請同學舉出雙手框住曼哈頓的大樓，即時拿起相機捕捉紐約的越夜越美麗。（圖4）

2004年2月，寒冷的冬天，我起了個特早，在前往紐約著名的華人區法拉盛（Flushing）的路途上，享受著趕課前的地鐵嫺靜之旅。在Woodside這一地鐵站，晨曦的溫暖與冬季冷冽，同時散落在穿梭地鐵之間的城市旅人身上。（圖5）



圖5

2004年9月，我的保母工作在布魯克林區（Brooklyn），但上課的地方卻是在皇后區（Queens）的奧斯多利亞（Astoria）。我自然地成為搭乘地鐵的飛人，來往穿梭兩地。藉此，有機會從布魯克林區，一覽另一面貌的曼哈頓。（圖6）



圖6

2005年紐約的冬季，雪分外的繽紛、氣溫異常的冷冽。我在杭特大學（Hunter College）的小學圖書館，擔任圖書館助理的工讀，放學後，我故意往回家路途的反方向行走，五月的午後陽光，是如此溫暖又柔和，如同母親的電話中的安慰。哈林區（Harlem）人行道上，可愛的黑人小女孩，迫不及待的奔向玩伴的身影，讓紐約的初春在寒冷的冬眠後，更顯出格外的珍貴與綺麗。哈雷區的小小冒險，讓我感到日光擁抱的幸福。（圖7）



2005年的12月，紐約的暴風雪越演越烈。當我結束在攝影工作室的兼職工作下班後，住家附近樹木，因冰風暴，結成一顆顆的水晶冰雕。這就如同李安導演的《冰風暴》（*Ice Storm*, 1997），凍死人的寒冷之下，卻出現令人驚奇的視覺美感。我趕緊跑回家抓了相機，好捕捉這難得一見的美麗。我頓時很能理解在《冰風暴》裡的哥哥，為何會在這種冰封大地的夜晚，還選擇出來溜冰。（圖8）

生活可以這麼多樣化，端看觀賞者怎麼去觀看它詮釋它，換個角度，心境也跟著轉變。就像每部觸動人心的電影一樣，希望我也能藉由自己的攝影照片，讓觀賞者也能與我分享發現生活及生命的真與美！

2007「戀人」攝影：在一眼的瞬間去捕捉

在紐約生活的好處，便是隨時隨處都有觀賞不盡的表演活動。因為在攝影工作室任職的緣故，加上因緣際會之下，工作室的經理Jack Deaso，介紹我去「Dance Theater Workshop」拍攝舞蹈節目的排演。對於平常就用相機來寫日記的我來說，能夠一邊「觀賞」表演，還可以一邊「攝影」舞蹈，還有什麼比這更能深層體驗紐約的華美與獨特！

在開始舞蹈攝影的初期，我聚精會神觀察表演、屏息，等待瞬間，隨著舞者身體的律動，即時按下快門，捕捉一剎那的永恆。



圖9

這張是在2006年11月的Dance Theater Workshop 舞蹈劇院工作坊所拍攝的。這是我第一次在舞蹈排演時進入現場拍攝，這齣創作的舞蹈家Kota Yamazaki (左邊)也在這張相片中。Kota很喜愛這張照片，在徵得我同意之下，他用這張照片作為整齣舞碼的主要宣傳照，舞碼名為〈RISE : ROSE〉(跳躍·玫瑰)。(圖9)



圖10

2007年1月，一樣在Dance Theater Workshop 舞蹈劇院工作坊，這張照片卻是另外一齣共同創作的舞碼〈嶄新的歷程〉(Fresh Track)，舞蹈的內容主要是為了讓更多新進的舞蹈家有嶄露頭角的機會。這位舞者的表情與肢體線條表達，深深讓我著迷。(圖10)

舞蹈攝影也有馬拉松

在攝影師Lois Greenfield的介紹下接下了2007年「酷吧！紐約舞蹈藝術節」(Cool New York DANCE Festival)專案攝影師的工作，開始為期兩週的舞蹈攝影馬拉松。這段時間，我一共替大約50間不同舞蹈公司接案，每個舞碼表演兩次、每次約10-15分鐘。對我來說，這真是壓力密集、負荷沈重的攝影任務。

剛開始，我只是一股腦兒的用相機去捕捉每個舞蹈作品的編舞精髓，一段時間之後，我則把焦點專注

在透過攝影，去探索舞者的動作及舞動過程中所喚起的細微情感，有何種敘述的內涵？再透過我的直覺去預測動作，並在看到想捕捉的瞬間之前，按下快門拍攝！因為，若等到看到畫面時，通常已錯過拍攝的最佳時間點。

拍攝過程中，必須學習時時去預測可能會發生的有趣畫面，但往往無法真正知道實際捕捉到的影像。直到中場休息或表演結束後，才有機會確認剛剛所捕捉到的瞬間。舞蹈表演拍攝是一種挑戰拍攝人的視覺所無法捕捉到的剎那。旁人可以看到我在拍照的身影，但是直到親眼看到照片之前，沒人真正知道我正拍攝到的畫面。

我們的頭腦無法停止的流逝時間，我們也無法看到靜止的肢體影像……

2008年初，保羅泰勒舞蹈公司（Paul Taylor Dance Company）的創作〈群蟲對峙〉（*Counterswirms*）正在進行排演階段。舞者彷彿擺脫了地心引力，以一種超乎尋常的型態懸浮在空中，流淌淋漓的汗水、結實緊繃的肌肉，頓時轉換成用形體演繹的心靈樂章。（圖11）



圖12

2008年4月在「綜合舞蹈計畫」（Synthesis Dance Project）中的創作〈時光冉冉〉（*Time Will Come*）的定裝排演現場。舞蹈家的肢體如同雕塑，透過攝影，稍縱即逝的瞬間凝固成雕塑作品。（圖12）



圖11

瞬間凍結舞者的能量

很多人認為，在舞蹈攝影中，只能捕捉最高潮的一瞬間。但從我拍攝的經驗中，發現更有趣的瞬間常潛藏在最高潮一瞬間之前或之後的一剎那！這瞬間的舞者的動作模稜兩可，可以是跳躍的一刻，也可能是下降的瞬間，這個發現，更激勵我得透過自己的視角，去預測、去揣摩，尋求創造有趣的剎那永恆，而非只是純粹記錄舞蹈。

在紐約，這種藉由攝影來傳達表現出藝術的體驗，對於身為「舞蹈攝影師」的我來說，是很不一樣的思考模式轉換，極具挑戰性。與這些舞蹈家互動的過程中，我發現許多舞者皆相當執著努力，透過他們的肢體來呈現如何與觀眾溝通。他們以無畏的心、堅定的毅力來為舞蹈奉獻，即使酬勞微薄或是甚至免費。他們表現出的堅強與熱忱，常深深感動著我，儘管是細小的姿態動作，也都再三吐露出舞者的心情。這種熱情都會催促著我盡心拍攝，盡情捕捉舞者的身體藝術與精神。

也因此，我常期許自己，用舞蹈攝影，去傳遞舞者的力與美，和對藝術的期望與執著！

2007年10月在紐約市中心劇院 (New York City Center) 排演的〈投石人王國〉(Slingerland - Pas de Deux)，我第一次拍攝芭蕾舞，芭蕾舞是傳統的舞蹈方式，對舞者來說有特定的規則來表現肢體。不管是手、腳、身體、跳躍動作等等，都有固定的表現手法來呈現。這對我來說便是相當大的挑戰，因為必須拍攝出這些經典動作的呈現時刻，例如腳尖頂地等等。(圖13)

圖13

這是 2007年5月，Momix Dance Company 推出的舞碼〈天體運行〉(Orbit)。這家公司向來以充滿特技風格的舞蹈著稱。我調慢快門速度來展示屬於舞蹈的幻想空間，瞬間空氣成了舞者的能量。(圖14)



圖14

黑暗中的漫舞精靈

捕捉舞者肢體的藝術精髓、表達舞者與舞蹈之間的感動，是身為舞蹈攝影師的工作。用1/250 秒的瞬間，將激烈的現代舞蹈，定格成優雅的陳述，畫面記錄肉眼無法捕捉的影像，使稍縱即逝的剎那成為永恆的作品，把切割動作的連續性，產生無法理喻的超現實畫面。舞蹈表演現場及排練時的舞台燈光，主



圖13

要都是依觀眾的肉眼來設計，所以大半的時間不容易讓攝影師拍照，特別是不足夠的光源，因為相機無法看到，便無法捕捉畫面。所以，無法掌控舞台上瞬息轉換的燈光變化，只能憑著直覺去感應。這種令人沮喪的拍攝狀況，層出不窮，但狀況來了，便只能咬著牙，接下一次次的挑戰。

2008年5月，這是美國團體芭蕾舞團American Repertory Ballet舞碼〈閣樓的陰影〉(Shadows In the Attic)，舞蹈指導刻意使用微暗的光亮，來表現出透露真情的臨別夜晚，安妮法蘭克(Anne Frank)與家人藏密的時刻。這樣燈光的安排又再一次挑戰攝影師的能力，我刻意將照片轉換成純粹的黑與白，透過舞者的肢體表達，來詮釋角色的恐懼與芭蕾的優雅。(圖15)



圖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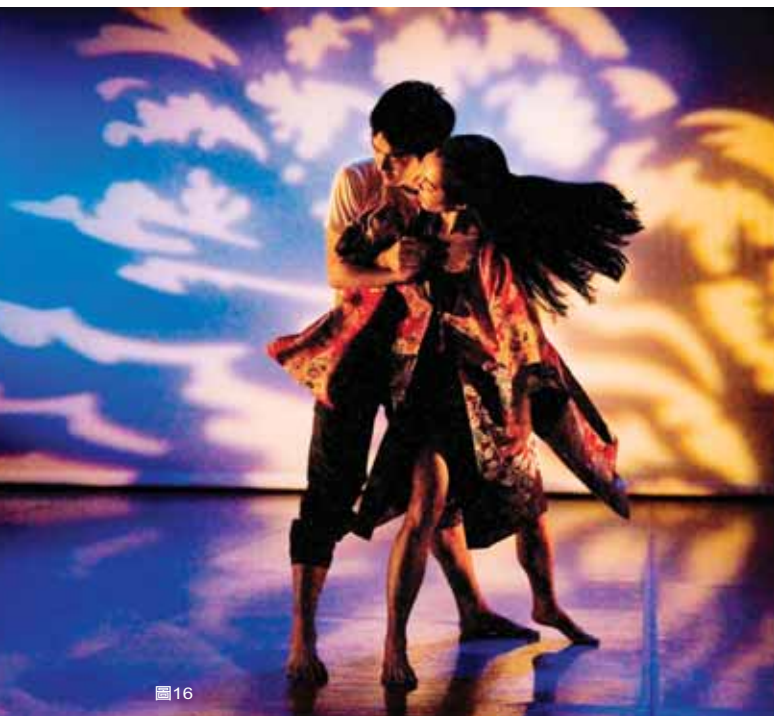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6

同年同月Naganuma Dance的另外一齣舞劇〈Sai〉。再一次將攝影作為視覺冒險的瞬間浪漫與激情紀錄，雖然過程是在如此陰暗的微亮燈光之下，舞者的動作卻又變化快速。這時候，我唯一能做的便是——按下快門，嘗試一下才會知道！（圖16）

人生際遇的不可測

自從數位相機的普遍，人手一台相機，讓拍照似乎變得很容易，大家都在學習相同的視覺語言，喜歡拍某些固定的主題，也常常拍出雷同的照片。雖然，曾期許自己成為像國家地理雜誌的攝影師作旅遊報導攝影，從以往單純的街頭攝影，到現在專職成為舞蹈攝影。改變的是，相片的内容物；不變的是，享受拍照的過程。

Just do it！萬物事件的發展皆有其安排，當你準備好了，能量自然會向你聚集。就如同那部電影《雙

面情人》（*Sliding Doors*, 1998）所說的：「生命都有其雙面意義，也許當下的決定會影響不同的人生，到了結局便會殊途同歸。」（There are two sides of life, one moment decision led to different life procedures. At the end, it might merge together or end the same way.）然而，人生的旅程就是因為這樣的歷程而令人玩味、充滿喜樂，甚至傷心難過。今年年初，經由Lois和Jack的介紹，紐約相當知名的舞蹈公司「帕森舞團」（Parsons Dance）不僅請我拍照，更使用我拍攝的照片來做為新聞稿，這是第一次我的作品登上了紐約著名的《村聲週報》（*Village Voice*）。

2008年1月，帕森舞團的舞碼〈NASCIMENTO NOVO〉，所有的舞者看起來是如此的喜悅與活力。（圖17）



圖17

最近，我遇見台灣國際知名的舞蹈家許芳宜，並為她拍攝。如同其他舞者，許芳宜的舞蹈充滿了古典優雅與熱情充沛，她為人更是謙虛甜美。那天，她來我們的工作室拍攝照片，許芳宜跳脫了舞蹈一般編舞的限制，更與攝影師Lois嘗試任何攝影與肢體表達可能性，舞蹈大師風範，果然讓人嘆服。



圖18

圖為許芳宜為Ballet Tech Dance Company在〈轉變中的埃神〉(Isis in Transit)的精湛演出。(圖18)

電影裡的生命啟發

與紐約相識、相知、相惜已經十年，一開始的我只是個固定探訪的旅人，瘋狂的愛上紐約。經過一連串的自我搜尋，大多數的時刻，必須面對一人孤寂，有時候又感到寂寞失落。這也讓我，更積極尋找自己的伸展台，一時回首，赫然發現，其實我並不是一個人，這一路上，不管是新歡或老友都會一直在身旁扶持我！好比是《托斯卡尼豔陽下》(Under the Tuscan Sun, 2003)電影海報所寫的：「人生中有無數次的轉機，她決定把握這一次……」抓住機會往往會讓人充滿愉悅與驚喜的，all you have to do is to take one.

像《料理鼠王》(Ratatouille, 2006)中的老鼠主角小米，你可以想像，當一隻老鼠在巴黎頂尖餐廳想斬露頭角，是一件多麼困難又危險的事！猶如乍到人生地不熟的紐約，又想和當地的頂尖攝影工作者爭一席之地的我，是多麼惶恐不安。初進攝影工作室時，

老闆Lois對我這個，英語不流暢又沒工作經驗的黃種人臨時小助手，並不看好。異鄉打拼，挫折不斷，不免多次遲疑：回到家人身邊，還是繼續追逐美夢？但堅持、努力，加上經理 Jack的協助和老闆逐漸的肯定，美夢似乎不再遙不可及。

在我心中，所有的舞者，都是最真實不過的人生！

在這平凡世界，我們需要的不見得是英雄、偉人，而是這種真真切切、實實在在，不忠於世俗，卻忠於良心的人。每次在我評斷人事物前，都會想到我曾拍攝過的舞者們，他們教導了我許多，他們啟發我用「眼」看、用「心」看，當我觀看心靈最微妙的地方，更因此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。

從「旅人」的固定拜訪，到「學人」的生活經營，至今與紐約成爲「戀人」的親屬關係。這十年來，在紐約經歷人生的讚嘆狂喜、失戀痛楚、結婚生根，我和紐約的故事還會源源不絕的寫下去……

(本文圖片攝影：吳依純，文字整理：陳建榮。)